

巨物

化石著



長 虹

化 石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書包括三篇長詩。“川西平原的頭等新聞”和“風馳電閃般前進”，反映了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里人們的激蕩的感情；“長虹”寫出了寶成鐵道線上建造嘉陵江大橋的艱苦鬥爭的事蹟。它們都以獨特的風格、明快的筆觸，從不同的角度，勾勒出在飛躍前進中的祖國的雄姿偉貌。

封面設計：王 荣 宪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 057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765 字數 137,000 開本 787×940mm^{1/32} 印張 2 1/16 鏡頁 2

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冊

定價(7)0.25 元

目 次

川西平原的头等新聞.....	1
風馳電閃般前进.....	27
長虹.....	55

川西平原的头等新聞

—

走呵，
走呵，
川西平原的农民，
正在欢度节日；
寬大的泥路兩旁，
剛剛搭起松枝牌坊，
紅旗插在尖頂，
閃耀在秋天的早晨。
走呵，走呵，
那些秀丽的竹林，
笔挺的溪木，
都在向大家举手招引。
那些端庄的，
欢乐的人，

正迈着大步，
高声谈笑，
从条条道路，
奔向开会的地方。
走呵，走呵，
平原的秋天，
分外开朗，
早晨的风光，
也难把我片刻留下。
不错，这里的景色美丽，
像从天空倾泻下彩色：
泥土油浸浸，
林叶翠青青，
就是那小小泥路，
也弯弯曲曲地迷人。
就是那林边的河沟，
也照得见人影，
惹动你的心……。

哦，不想留下，
不想留下！

我迅速地穿行在人羣中間，
一同走到了开会的庭院。
这里，禾登乡，
川西著名的地方，
这里，“新民农業社”，
銅鑼般响噠噠。
嗬，四門大大打开，
張貼着紅色的对联，
“庆祝丰收”的橫額
閃耀在眼前。
人們成羣地走来，
欢鬧着，拥挤着进去。
会場的四方，
一片花花綠綠；
阶沿搭着木板，
摆着各式各样的貨物，
这边是球鞋、絨線、布匹，
雪花精、白手絹……
那边是黑亮的山鋤，
灵巧的新式农具，

厚重的斧头和鋒利的刀鏟……
首先吸引了姑娘，
再就是小伙子，
然后，引来了年老的双亲、
朋友或許近鄰。
挑选呀，
品評呀，
把“攤子”圍得水洩不通，
百貨公司的下乡營業員，
忙得兩手不停、滿头出汗……

廂房里，
俱乐部的主任，
正在指揮，
——最后一次排練节目。
未来的歌唱家，
舞蹈家和琴手，
像職業演員那样严肃認真。
(只有一个姑娘，
眉眼間有些不耐煩；
她守着一堆花色的服裝，

等待着演員。
咳，聽說她那愛人，
从別村趕來
守候在門前……）

接着，远远近近的客人，
農業社和聯組的代表來了。
社員們的寶貝：
自己的子女，
圍着紅領巾，
打着銅鼓來了。
區委書記，
騎着自行車，
風一般地趕來了。

大會開始了！
立刻變得這樣肅靜，
落下一顆綉花針，
也聽得見聲音。
大會開始了！
社長在台上站起身：

(亲爱的讀者，
这就是共产党员
年轻的罗世發同志。)

“我們全社丰收了！”
他头一句話，
带来了震动屋梁的掌声。
“三年，
十五家穷困戶，
在艰难中行进，
那些富足的財迷，
笑我們‘人穷志大’，
等我們垮台，
散伙！
不錯，
我們穷，
但是，
穷不散！
第一年，增产百分之五，
第二年，增产百分之十，
第三年，增产百分之二十，
为国家繳足了公粮，

余糧，年年上昇！”

又是掌声，
又是掌声。

“社的大門打开，
欢迎坚决的同路人。
現在，全社一百八十家，
明年春天，五百戶，
我們就要建立
集体农庄！”

他說的这样簡單，
又只是一串数目字，
而会場上的一千人，
可已經看見了
一个如画的远景。

門外，滿天陽光，
洒在丰饒的平原，
一片翠綠，
又一片金光燦爛。

轟然而来的响声，
和場內的掌声接連不断。
哦，
拖拉机站的貴客，
及时把拖拉机，
風馳电閃般的
开来！
“这个社，
就是全体农民的
榜样和方向。”
区委書記的談話，
陽光一样，
照在每个人心上。

會議，沒有結束，
然而，人們都不想停留；
最新式的拖拉机呀，
正在地里开动，
这心爱的神妙的机器呀，
把大家的心逗弄。
年老的总会計，

把眼鏡掀到額头上，
分社的小會計們，
張着奇異的嘴巴，
他們，抱着厚厚的
一卷一卷的人民幣，
和那寶貝般的賬簿；
無可奈何地
但是快樂地
看着紛紛離開的人羣……。

二

好客的社員，
多次邀約我。
就要結婚的青年，
留我喝三杯喜酒。
那個民校教師
剛和我交成朋友……

要走呵，
要走呵。

我虽然恋恋不舍，
終於和他們分离；
因为很多个乡村，
正在进行一件重大的事情：
毛主席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把貧农入社的心，
熊熊地燃起！
老社的丰收，
把大家招引。
我在曙光蒙蒙中，
离开溫暖的农社，
登上途程……

走呵，走呵，
我走到了聞名的都江，
交錯的堰水，
到处都在流响。
土地，
像被油料滋養。
成片的胜利号菜子，

二四一九的良种麦子，
像在春天，
壯实地成長。
昨夜，白雪紛紛揚揚，
天亮，又是暖人的太陽。
我的自行車呀，
輕快地走着，走着，
我走过了
那使人自豪的
“索桥”❶，
那有兩千年历史的
“离堆”❷，
那古老而科学的
“堤堰”❸……

- ❶ “索桥”，在灌县。竹索凌空，長約三百公尺，人行其上，搖搖欲墜，但乡民如履平地。桥的气势雄偉，有古風。
- ❷ “离堆”，是兩千多年前李冰父子治水时在灌县以南依山所鑿，劈开江水，分成內外二江，水勢隨之舒緩。中外水利專家評价極高。
- ❸ “堤堰”，都江堰兩岸，用竹籠裝卵石成堤，不易冲潰，工价又不高，並別有風味。

一路上，我看見，
人們互相詢問，
沉默慣了的老頭兒，
也高声朗朗：
“喂， 亲家，
交入社申請書去！
到党支部，
我們一起。”
好哇，
我也跟隨在身后，
一同到了
支部書記家里。
(这个中年农民
——刘体清，
是党的好兒子，
我應該写出他的名字。)
人們站着，
有的坐下。
入社申請書，
一張又一張，
遞在書記手里：

“毛主席，
 知道我的心，
 要入社！

書記同志，
 你来引路，
 不会錯！

俗話說：
 修屋四四方，
 你是正梁！

大家心不变，
 万事不艰难。

雨淋不垮，
 風吹不散！”

支部書記，接受了
 大家的申請，
一絲笑意
 从臉上昇起；
是毛主席的指示，
 使他壯了胆，
 亮了眼睛。

是羣众的决心，